

塔尔巴哈台

小说

杨莉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塔尔巴哈台

杨莉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塔尔巴哈台 / 杨莉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28-18488-0

I. ①塔…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0424号

责任编辑 李颖超

封面设计 雅集书坊  / 谷子+王瑄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2.75印张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册
定 价	58.00元

新疆塔额盆地三面环山，东邻吾尔喀什尔山，南望巴尔鲁克山，北据塔尔巴哈台山。塔尔巴哈台山终年积雪，巍峨壮观，远远望去，银色的雪练直入云端。每到夏季，塔尔巴哈台山脚下溪流淙淙，山花烂漫，景致诱人。

清朝，塔尔巴哈台是军事要塞。1763年，清政府在雅尔（今哈萨克斯坦乌尔加尔）设塔尔巴哈台军台；次年，清政府筑肇丰城，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驻防。1766年，参赞大臣阿桂将城移往楚呼楚（今新疆塔城市区），建绥靖城，乾隆皇帝赐名“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绥靖意为安抚，保地方平静。绥靖城就是现在的塔城，距故城雅尔200里。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6
第三章	041
第四章	059
第五章	080
第六章	102
第七章	131
第八章	156
第九章	182
第十章	205
第十一章	215
第十二章	231
第十三章	249
第十四章	276
第十五章	286
第十六章	303
第十七章	327
第十八章	346
后记	357

第一章

锡伯提农场八分场组建于1963年春。八分场的北面横亘着塔尔巴哈台山。翻过塔尔巴哈台山就是苏联哈萨克斯坦地区。塔尔巴哈台山横跨中苏两国边界，是一道天然的中苏分界线。八分场位于塔尔巴哈台山南麓，紧邻边界线。

锡伯提农场八分场组建时，顾大年从额敏总场调到八分场。到八分场，顾大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掏地窝子，是用坎土曼（挖土工具）在地下掏一个土洞，然后用挖出来的土在四周筑起几十厘米高的夯土墙，上面搭几根檩条，盖上芨芨草，在芨芨草上抹一层黄泥，地窝子就盖好了。地窝子的小门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在地下，人进门时要低头猫腰。地窝子没有窗户，在房顶开一个小天窗。

分到八分场的年轻人大都是刚从口里（内地人到新疆后称自己为口里人）来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新疆这样落后，人还要住在地穴里，口里再穷也有茅草屋住。顾大年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地窝子好，地窝子冬暖夏凉。”

来八分场前，顾大年有过三年垦荒经历。他骄傲地向新来的人讲述他的垦荒经历：“我刚来时，草棵子地里睡过，泥巴水喝过，麸皮子（小麦皮）吃过，风里来雨里去……去年夏天我在锡伯提执行‘三代’任务，那是一项又艰巨又光荣的任务……”

顾大年说的“三代”任务跟“伊塔事件”有关。1962年春，伊宁、塔城、裕民、额敏、霍城等地的大量边境居民成群结队赶着牛羊越境前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地区，至四月底，越境边民达六万余人，被称为“伊塔事件”。“伊塔事件”发生后，边境出现了生产无人管理、无人播种、无人放牧的混乱局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时派出大批人员前往出事地点执行“三代”任务，就是给当地农牧民“代管、代耕、代牧”，维持边境地区的社会治安并恢复生产。随后，兵团农七师第三管理处将执行“三代”任务的全部人员留下，在塔额边境组建起七个边境农场，联成一条屯垦戍边的边境农场带。锡伯提农场是其中之一。1962年底，锡伯提农场正式挂牌成立，随后组建若干个分场。八分场于第二年春天组建，刘福贵担任八分场场长。

顾大年说他执行“三代”任务，是指他在1962年夏季到锡伯提抢收小麦，之后又

在这里放过一段时间羊。

顾大年喜欢吹嘘他的垦荒经历,对自己是怎么来新疆的却遮遮掩掩。他不愿说自己是逃荒要饭来的,其实像顾大年这样来新疆讨活路的口里人有很多,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数的三分之一,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支边来的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就地转业的官兵,包括王震将军手下的官兵以及参加新疆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

1964年春,八分场搞“四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大伙才知道顾大年是逃荒要饭来新疆的。

顾大年出生在江苏邳县一个偏僻的村落里,1960年,爷爷饿死了。顾大年听说新疆能活命,就只身逃荒要饭来新疆。在西安火车站,他爬上一辆开往甘肃的闷罐火车。一路上与顾大年相伴的都是到新疆找活路的口里人。火车走到甘肃一个车站停下来不走了,那时兰新铁路就通到尾埪。顾大年与同行的口里人跳下闷罐火车,不知置身何处,茫然四顾。这时走过来一个穿黄制服、戴黄帽子的中年男人,顾大年向中年男人打问去新疆怎么走,中年男人告诉顾大年自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是专门到这里来接人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工作的。

顾大年喜出望外,不敢相信是真的,眨巴着眼睛怀疑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能参加工作?”

来人指着身上的黄制服说:“你看我这身黄军装,原先我们是扛枪的解放军,现在去掉领章帽徽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人了。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可是响当当的。”

顾大年瞪大眼睛问穿黄制服的人:“生产建设兵团是干什么的?能吃饱饭吗?”

穿黄制服的人说:“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是开荒种地的,搞大开发,我们的口号就是要把新疆建成西北的大粮仓。建大粮仓能吃不饱饭吗?”黄制服一脸笑容地反问一句。

顾大年又问:“你要带我们去哪里搞大开发?”

黄制服说:“哈哈,新疆地大物博,可开发的地方太多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要把戈壁滩全都变成绿洲。”

顾大年将信将疑再问一遍:“我跟你走就能参加工作,就能吃饱饭吗?”

黄制服打保票说:“当然能,我告诉你,你来新疆算是来对了,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搞建设,需要大批劳力,去了保准你不后悔。有衣穿有饭吃。”

就在顾大年跟黄制服对话时,顾大年周围聚集了一大群盲流,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极度的渴望。

黄制服对一大群人大声说：“愿意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都跟我走，前边有我们的大汽车，是专门接人来的。”黄制服指了指前面停着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

顾大年跟着一群人争先恐后地爬上大卡车。

黄制服在车站给他们每人买了两个大面饼子，发给他们吃。

一车人颠簸了两天两夜，汽车终于开进一座城市——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顾大年左顾右盼四下张望，他看到乌鲁木齐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好，街上坑洼洼，看不见几座高楼。

汽车行驶进市中心，顾大年眼前一亮，惊愕不已，他看见一群穿着奇异、长相特别的人。他好奇这些人怎么跟他长得不一样，大眼睛，高鼻梁，黄头发。

车上有人叫喊：“看，他们是新疆人，是维吾尔族人。瞧呀，那边过来一个穿花裙子的维吾尔族姑娘，长得多好看啊！看，走过来了……”

汽车驶近维吾尔族姑娘时，顾大年看呆了，姑娘长着毛茸茸的大眼睛，弯弯的眉毛，高挺的鼻梁，头上包着红纱巾，细密的发辫在腰间忽闪。顾大年张大嘴巴扭着身子朝姑娘痴痴地望——姑娘远去了，红红的纱巾飘远了——

汽车在窄窄的街道上穿行，太阳快要落山了，街道两旁弥漫着烤羊肉串的味道。陌生的味道让顾大年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他知道自己来到异乡他地。一路上他都没有想过江苏老家，只想着到新疆寻活路。现在闻到异乡烤羊肉串的味道，让他猛然想到江苏老家，想到他死去的爷爷，想到老家的茅草房和茅草的味道。看看身边的人，他们衣衫破烂，面黄肌瘦，都是来新疆讨活路的人。在火车上有人叫他们盲流。从此自己要跟他们一起流落异乡了。异乡真能让他吃饱穿暖吗？

汽车停在一个院子里。那个穿黄制服的人对他们说：“都下来吧，今晚就住这里。”

顾大年被人领进一间大屋子，里面有一张大通铺。顾大年把行李卷扔在墙根下，出去找厕所，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在一处背人旮旯里解决问题。天黑了，顾大年肚子咕咕叫，该去哪里填一填肚子呢？顾大年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忍饥回到屋子里。这时有人进来给他们发饅饼子，一人一个。顾大年接过饅饼子，饥不择食地大口吞咽饅饼子。吃完带羊膻味的饅饼子，又喝了一大碗开水，肚子舒服多了。其他人宽衣上炕，他脱下露脚后跟的鞋子，铺开行李卷，伸直两腿直挺挺躺在炕上，没过五分钟，就扯起了呼噜。

第二天天明，有人推他，他慌忙爬起来，揉揉惺忪的睡眼，看见一个穿四个兜干部服的人站在屋子当中。干部问：“你们这些人是愿意去南疆呀还是愿意去北疆？”

什么南疆北疆？顾大年只知道有个新疆，从未听说过南疆北疆。他睁大眼睛看

着身旁的人,其他人跟他一样满脸困惑。干部解释说:“南疆就是新疆的南部,北疆就是新疆的北部,南疆北疆都急需大批劳力,你们到了那里就有人给你们发衣服,发口粮,每月有工资。”顾大年又惊又喜,心里盘算,这下有活路了,还是好活路,每月有工资,这不跟城里的干部工人一样吗?我顾大年来新疆算是来对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啊!顾大年心里乐开了花。他思量自己是去南疆呢还是去北疆。他思谋,大概新疆也和江苏老家一样分苏北苏南吧。他想自己的家乡在苏北,习惯了北方的水土,就去北疆吧(来新疆时他怕自己水土不服,特意带了一包家乡的土揣在怀里),北疆大概能习惯。他决定去北疆,第一个对干部说:“我去北疆。”

同住一炕的人看他要去北疆,也纷纷说去北疆。干部对他们这一群人说:“好,去北疆的人都跟我来吧。”

一群人跟着爬上一辆军用大卡车,卡车一路北上……

路上,带他们的干部说:“你们去的地方位于新疆西北边陲,离边境城市塔城额敏很近。”顾大年目不识丁,没看过地图,从未听说过塔城额敏,边陲这个词也是第一次听说。他心里揣测,边陲就边陲吧,只要有衣穿有饭吃就行。顾大年跟同行的人一样,既来之则安之,反正带他们来这里的是穿黄制服的干部,干部许诺他们每月有工资有口粮应该不会有诈。干部对他们说:“兵团农七师正在塔额盆地搞开发,建新农场,需要大批劳力,你们一去就是农工,给你们发衣服,发口粮,按月开工资。”

顾大年心里踏实了,有衣服穿,有口粮吃,按月开工资,就是最好的活路了。顾大年欣喜地看着沿途景色。正值春天,他看到路边有不少返青的杨树,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树和草。

汽车驶过昌吉,经过玛纳斯,带他们的干部指着大片刚开垦过的土地说:“看,这些戈壁滩上的地都是兵团人开垦的,兵团人在这里修了一条大渠,建了一座水库和大坝,建起了石河子新城。”

汽车经过一座城市,干部指了指说:“那里就是石河子新城,兵团人建起来的。”顾大年四处望望,看不见楼房,只见砖房和土房。房前屋后栽着树。干部指着路边排列整齐的树问:“你们都看到了吧?有路的地方就有树,有房的地方也有树,兵团人到哪里都先栽树。别看现在树木不大,用不了几年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你们不知道,新疆风沙大,树能防风固沙,能保护农田。”顾大年指着路边一丛丛低矮的树问干部:“那是什么树?”干部说:“那是沙枣树,新疆特有的树种,沙枣树种在杨树外围,能抵御风沙,有利于杨树的生长。沙枣树是一种抗风抗寒树种,春季开沙枣花,香气扑鼻,香气醉人!夏天结果,果子又香又甜。”说得大伙流口水。顾大年细心地数了数,路边的杨树栽四行,沙枣树一前一后栽两行,一共六行树。干部指着路两边说:“这是行道树,兵团有要求,有路的地方都栽行道树,形成林带,林带是兵团的一道风景

线。”顾大年朝路两边林带望去，一行行一列列向前延伸，远处是新开垦出来的农田，农田周围还有树。干部指指远处的农田说：“你们看，那边有农田防护林带，兵团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种树，抵御风沙，保护农田。”车上人伸长脖子遥遥地望，远处有拖拉机突突地犁地。干部说：“看到了吗？将来兵团都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犁地种地收割不用人，用机器。”顾大年啧啧称赞，眼睛痴痴地看。在江苏老家从没见过拖拉机犁地，只有人拉牛耕地。拖拉机后面拖着一排犁铧，驾驶员不费力气开着拖拉机突突往前犁，一车人啧啧称赞，庆幸自己来兵团来对了。

晚上，在车马大店住一宿，第二天一早又上路。车行半日，车上人看到戈壁滩上竖着不少铁塔，看见叫不上名的机器点头，点一下抬一下，抬一下又点一下。车上人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干部说：“那是油井，那点头的机器正在开采地下石油。到克拉玛依了，克拉玛依都是油气田。你们往远处看，远处都是。”大伙遥遥地看，看到更多的油井和点头的机器。干部骄傲地说：“新疆地大物博，地下埋藏着很多石油。石油是宝，工业建设离不了。将来我们兵团会大发展快发展。”一车人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眼睛不够使地看着油田油井。

顾大年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景象，他第一次听说油气田，第一次听说石油，石油在地下，用机器开采。他眨眨眼问干部，石油是什么颜色的？干部笑笑说：“没见过吧？石油是黑色的。”一车人都发出嘘声。顾大年又问：“你刚才说石油是宝，工业离不了，你说说石油都能干啥？”干部说：“石油用处太大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要用油，汽油、柴油都是石油提炼出来的。建工业更离不开油，机器要用油，汽车拖拉机要用油，石油的用处多了去了。我们新疆有石油，新疆的发展不用愁，兵团的发展不用愁。你们来兵团来对了，很快就能过上丰衣足实的日子。”鼓舞人心的话说得一车人心里暖融融的。

这时夕阳西斜，给油气田镀上一片金红色——戈壁滩一片金红——

夕阳徐徐落在地平线上，晚霞染红西天——

当晚，他们住在奎屯一个叫炮台的镇上。

第二天下午，顾大年他们到了新疆西北边陲一个叫额敏的小县城，干部说，这里就是你们落脚的地方，兵团农七师在这里成立塔额总场，需要大批劳力开发建设，大伙下车吧。一车人望望小县城，见不到几个行人，感到很失望，都不想下车。干部说，坐了三天的汽车还没有坐够吗？都下来，在你们之前已经来了好几批口里人了。

顾大年下车四处张望，他感到奇怪，已经是春天了，这里的树木不见发芽，周围也不见庄稼地，远远望去，都是戈壁荒滩。

顾大年有所不知，北疆的春天来得晚，要等到四月才能见到杨树发芽，草木

返青。

一车人跟着干部在土路上走,说是县城不像个县城样,整条街上看不见几座像样的房子,都是些矮矮趴趴的土房子。干部说,这就是新疆人住的半地窝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顾大年心里凉了半截,江苏老家再穷,也有茅草屋住,地窝子分明就像狗窝,哪儿是人住的地方啊?

顾大年和几个同伴被安排在一间半地窝子里住下,里面没有铺,只有麦草窝子。晚上,顾大年在麦草窝子里睡下,还好,麦草隔潮,比睡在凉地上强。

第二天一早,顾大年跟同伴来到街上,想逛逛县城的集市。走到集市一看,到处堆着垃圾,没什么东西。顾大年仰着脑袋四处张望,突然,有人推他一把,他一个趔趄歪在路边。他定一定神,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一男一女扬鞭策马从他身边飞驰而过。骑马的人着装奇特,不知是什么民族。同伴告诉他,骑马的人是当地哈萨克族人。顾大年细看,哈萨克族人跟维吾尔族人着装不同,姑娘戴着高高的尖帽,帽顶子上插着羽毛,好奇怪呀!

顾大年在街上四处溜达,不时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哈萨克族人从街上穿过,看见三三两两的哈萨克族姑娘小伙结伴走在街上有说有笑。哈萨克族姑娘身着鲜艳的袍子,帽子上插几根长长的鸡毛;小伙子头戴尖顶毡帽,身穿长袄马裤,脚蹬马靴,马靴子里插着短刀,短刀把子露在外面。让顾大年眼馋的是,哈萨克族姑娘个个貌若天仙,看得他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一伙人在街上逛了半天。下午干部把他们集中起来开会。接下来的艰苦生活让顾大年始料不及。

顾大年被分配到塔额总场下属一个分场,位于额敏河右岸,是一大片芨芨草滩。这个新成立的分场一间地窝子也没有,只有一顶旧帐篷,场长在帐篷里办公。场长给新来的人每人发一身黄棉衣、一把坎土曼。场长告诉他们棉衣晚上御寒,坎土曼用来开荒。

这里离县城约有一公里,是一片原始芨芨草滩。几十个壮劳力白天劳动,晚上就睡在野地草棵子里。他们放火烧掉芨芨草,然后用坎土曼刨地,用双肩拉着犁铧犁地。肩上的肉皮脱掉几层。入冬前,他们开出1000亩荒地,将冬小麦种子撒在新开垦出来的土地里。霜冻来临,他们赶紧掏地窝子,掏好地窝子在里面盘一个火炕,一张火炕上睡五六个单身汉。分场全是单身汉,没有女人。隆冬时节,外面寒风凛冽,鹅毛大雪,地窝子里暖意融融……

来到八分场,顾大年不说一个苦字。只要有饭吃,苦累都不怕。在八分场举行的“忆苦思甜”大会上,顾大年一个健步跳到台上,举起拳头,声讨旧社会地主老财剥

剥削人的滔天罪行。他说：“是共产党毛主席让穷人翻了身，让穷人当家做了主人；是共产党毛主席让我吃上了白面馍馍……”顾大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台上诉说他家三代受剥削的血泪史。等散了会，又说些个不着调的话。他说：“旧社会，我爷爷给地主当长工，能吃上干饭；新社会，公社食堂天天喝稀饭，吃不饱。1960年，为了给我省下一口吃的，我爷爷饿死了……”

八分场百分之八十都是单身汉，有家户只那么几家。单身汉们吃食堂，吃饭喜欢扎堆，边吃饭，边讲笑话，解除一天的疲劳。

吃饭时，顾大年端着洋瓷缸子，洋瓷缸子里盛着萝卜汤，用筷子穿三个馍馍，三个馍馍六两。顾大年早上吃四两，中午晚上各吃六两，吃个八成饱。他一边吃饭，一边给人讲荤段子。

顾大年有鼻子有眼地说：“昨天，我看见XXX的小姨子去野地里（没厕所）解手，解不开裤子，急得团团转。我大声喊了一嗓子说，是不是裤子穿反了？她急急地摸左边，发现扣子跑到左边了，哈哈哈……”（兵团女人穿制服裤子，扣眼开在右边）。

有人问：“你咋知道人家把裤子穿反了？你跑过去看了？”

顾大年嘻嘻哈哈说：“我猜出来的，她不穿大腰裤，穿制服裤，制服裤子要解裤带，又要解扣子，你说麻烦不麻烦？”

“麻烦怕啥？女人穿制服裤子好看，屁股包得肉滚滚的，看着就想上去捏一把。”有人说。

“我还是觉得女人穿大腰裤好看，穿制服裤子难看。”顾大年有自己的审美观。

“别打岔，你看没看见人家的屁股？”

“看见了。”

“人家没打你一石头？”

“打了，没打上。”

“哈哈哈，你小子偷看人家大姑娘的屁股，不害臊，你小子是不是看上人家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呀？哈哈哈……”

“谁、谁想吃……肉……？我、我没有……”顾大年涨红脸赖账。

“你没有？你小子天天盯梢人家大姑娘，都盯到野地里了，谁不知道啊？”

“我、我没有……我是碰巧看到的……”顾大年脸红脖子粗。

“你小子，想媳妇想疯了，干脆找一个洋缸子吧，洋缸子知道疼人。”

洋缸子是新疆当地人对已婚妇女的称谓。

顾大年说：“我才不找洋缸子呢，我是童男子。”

“童男子有什么金贵？谁稀罕你？哈哈哈……”

顾大年一个月挣26块半的工资，吃食堂花去12块，还剩下14块5毛钱，买些零

碎,所剩无几,何时能娶上媳妇呢?顾大年急得团团转,经常盯梢人家大姑娘。

顾大年二十有四,要是在江苏农村,早就是几个娃娃的爹了。可这里是边疆,大姑娘少,八分场尤其缺大姑娘,清一色的光棍汉,才有两三个大姑娘,都是刚从口里来的,模样很一般,可人家眼光高着呢,看不上顾大年。唉,找一个当地人(指当地人民公社的汉族)吧,生活习惯又不同。顾大年不吃羊肉,当地汉族人与哈萨克族生活习惯一样,吃羊肉不吃大肉(猪肉)。洋缸子也不能找,我顾大年还是个童男子,怎么能找一个洋缸子呢?二转子(混血儿,北疆有不少黄白混血儿)也不能找,虽然她们长得漂亮,可顾大年没那个胆量,不敢去追求人高马大的二转子姑娘。刚到新疆时,顾大年还梦想有一天娶个天仙似的哈萨克族姑娘呢,现在不做梦了,只想找一个口里来的姑娘好好过日子,给老顾家生一群娃娃。顾大年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

顾大年东家串,西家跑,想找人家的小姨子,可人家根本看不上他。

顾大年长得浓眉大眼,大鼻头,阔嘴巴,虎背熊腰,倒有几分男子汉气概。可坏就坏在他那一头乱糟糟的卷毛上,一头卷毛常年不洗,长满虱子。还有那张把不住门的嘴巴,爱说闲话,遭姑娘嫌。农工们干农活都戴一顶帽子,可顾大年总是把帽子扔在地头,头发里生着虱子窝,戴帽子又痒又难受。他的邋遢让八分场的大姑娘唯恐躲避不及,恨不得离他八丈地远。

顾大年想媳妇想得心焦。一天下班后,顾大年捧着大刘场长倾诉他找不到媳妇的苦恼。

大刘场长问:“你愿意找一个河南媳妇吗?”

“愿意,愿意,河南媳妇好,像大嫂那样的最好。”顾大年乐颠颠地说。

大刘场长笑呵呵地问:“你今年多大了?”

“虚岁二十五了,在我们江苏老家早就当爸爸了。”顾大年咧着大嘴说。

大刘场长端详着大年,说:“嗯,是该娶媳妇了,结了婚就走正形了。我给老家写信,看有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你。”

顾大年喜不自禁地说:“谢谢场长,我不挑长相,愿意嫁给我就行。”

大刘场长说:“你好好把自己收拾干净,别邋里邋遢的,没个利索样。”

“我收拾,我改,我一定改。”顾大年摸摸自己乱蓬蓬的脑袋。他不但脑袋像蜂窝,脖子也黑,身上的衣服也脏,窝囊。窝囊人干农活却是一把好手,样样农活拿得起,这一点大刘场长倒是很喜欢他。

大刘场长答应给他找媳妇,顾大年还要求一件事,跟在大刘场长的屁股后面,吞吞吐吐地说:“场长,嗯……我……我想一个人住……”

大刘场长转过身打量大年一眼,说:“眼下没有多余的地窝子,你又没找着媳妇,急什么?等明年咱盖平房,年轻人结婚给平房住,等等吧。”

顾大年听说要盖平房,高兴地说:“场长,太好了,能住上平房还不美死了,地窝子不见阳光,住在里面浑身不舒服。”

大刘场长笑呵呵地说:“你小子不是说地窝子好吗?说地窝子冬暖夏凉。”

顾大年红着脸不好意思了:“我那是想告诉新来的人不要讲条件,能有地窝子住就不错了。咱兵团人从来都是先生产后生活,一来就讲条件不是咱兵团人的作风。”

大刘场长若有所思地说:“是啊!过去都是这样。不过不能总这样,生产要搞上去,生活条件也要改善。再过两三年,我有信心让咱八分场人都住上平房,喝上干净的渠水。不能总是夏天喝雨水,冬天吃雪水。”大刘场长望着塔尔巴哈台雪山说。

“场长,你想挖渠引水吗?”顾大年诧异地问。

“嗯,有这个打算。把山上的雪水引下来不难。”大刘场长眯缝起眼睛,望着远处的塔尔巴哈台雪山。雪山巍峨,到了夏季,有流不尽的雪水。

“我看不容易。咱八分场人少,劳力不足,地还种不过来呢。”顾大年抓耳挠腮道。

大刘场长说:“我看你的脑袋瓜就是不开窍,咱们种地靠老天下雨下雪,是靠天吃饭,遇到天旱年景,粮食就要减产,咱们必须搞农田水利,才能多打粮食。”

顾大年一拍脑瓜说:“我脑袋瓜子笨,以后我听场长的,你说干啥就干啥。”

“嗯,我想过了,等夏收结束后,我下场部向领导专门汇报一下,找个水利专家到山上看看,帮咱们规划规划,看看怎么修水利。”大刘场长说。

顾大年钦佩地看着大刘场长:“跟着场长干,心里踏实,八分场一定会有好日子过。”

“呵呵呵,你小子想过怎样的好日子?”

“天天有肉有馍吃,老婆娃娃热炕头就是好日子,我就知足了。”

“瞧你那点出息,就不想干一番事业?”

“嘿嘿,我笨,这辈子跟着场长好好干就行了。”

大刘场长笑呵呵地说:“谁说你笨了,你干农活是把好手,我看在眼里呢。”

“嘿嘿,让我出力可以……别的我不行……”

“你是说大姑娘看不上你?”

顾大年不好意思地说:“嗯,我……”

大刘场长笑着说:“看你那个邋遢样,一头的虱子,还不把人家大姑娘吓跑?”

顾大年梗着脖子说:“看不上拉倒,我找一个河南姑娘。”

大刘场长说:“河南姑娘眼界也不低,不改你那邋遢毛病,谁也不跟你。”

“改，改，我彻底改。”顾大年下着保证。

“好，别心急，媳妇会有的。”大刘场长瞅顾大年一眼说。

顾大年吞吞吐吐地说：“场长，我……我想自己生火做饭，省下钱好娶媳妇。”

“你一个大男人，笨手笨脚的会做饭吗？”

“会，我会做疙瘩汤。场长，我想去住西头哈萨(克)人留下的那间地窝子。”

“那间地窝子后墙塌了，没顶子，不能住。再说了，那里挨着马号，臭气熏天的，你不嫌臭？”

“我不嫌臭，垒上墙，糊上顶子，打扫打扫，就能住。”

“好吧，你不嫌臭，就住吧。糊糊墙，盖个顶子，再盘上个火炕。”

顾大年高兴地跳起来。别说离马号近，就是住在马号里也没什么。顾大年在江苏老家住过马棚子，半夜饿得很，就偷马槽子里的黑豆吃。被生产队长发现，批斗他一次，又扣了他几个工分。

二

大刘场长叫刘福贵，三十七岁，四方脸，黑脸膛，粗眉毛，大眼睛，肉鼻子，阔嘴巴，络腮胡，个头一米七八，身板结实，手大、脚大，穿特大号球鞋，干起活来一人顶仨。八分场的人都亲热地叫他大刘场长。只有顾大年尊称他场长。

刘福贵是新疆9·25(1949年9月25日)和平起义的老兵。新疆和平解放后，他所在的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九军。1950年1月，驻疆部队因粮食短缺开展大生产运动，刘福贵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九军开赴玛纳斯河流域的石河子垦荒。用了一年时间，他们就在石河子建起七个军垦农场和两个军垦牧场。1952年，毛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发布命令说：“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二十二兵团转为农业建设部队和工程建设部队，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肩负起新疆屯垦戍边的双重使命。

1953年，刘福贵所在部队整编为农业建设第七师第十九团，转战到奎屯下野地垦荒。刘福贵被任命为机耕连副连长，经过苏联专家的短期培训，他驾驶进口苏式拖拉机当年就在下野地开垦出五千亩棉田。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刘福贵脱下军装成为一名兵团人，在下野地十九团建设国有农场。这一年，刘福贵所在的国有农场招收了首批来自内地的支边青壮年参加国有农场开发建设。1955年，刘福

贵被评为兵团一级劳动模范,与特级模范刘学佛、陈汉忠一起参加了在乌鲁木齐召开的表彰大会。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为他戴大红花,政治委员王恩茂为他颁发奖状。

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后,刘福贵被派往塔城地区执行警戒任务。锡伯提农场筹建时,上级将他从边防值班连抽回,参与锡伯提农场的规划。锡伯提农场成立后,上级领导找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留在场部,担任生产部门负责人。刘福贵没有同意,他要求去分场开荒种地,他喜欢驾驶着拖拉机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垦荒,当自己的汗水化成一片又一片农田时,他为自己骄傲,也为兵团骄傲。他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他是农民的儿子,这辈子没能回河南老家种地他多少有些遗憾。命运最终让他留在新疆。新疆有着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土地面积,这里更需要人开垦建设。十几年的垦荒经历让刘福贵爱上了新疆,爱上了兵团,爱上了塔尔巴哈台这片辽阔的土地和山水。他主动要求去八分场,除他之外没有人愿意去蛮荒之地担任分场场长。八分场地处塔尔巴哈台山脚下,“伊塔事件”发生后,兵团在塔尔巴哈台山下设立边防哨卡,刘福贵在哨卡执行过警戒任务,他懂得在这里建分场的重要性。正因为这里是中苏边界,才需要设分场建定居点,需要兵团人在这里屯垦戍边,保卫边界!作为一名老兵、兵团人,刘福贵懂得巩固边防的重要性,而且他有这个觉悟,这觉悟是兵团长期教育形成的。

1963年春,刘福贵被任命为八分场场长。他骑马来到了塔尔巴哈台山脚下,绕着八分场地界转了一圈。戈壁滩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条路,只有哈萨克族牧民留下的几间倒塌的地窝子和一个羊圈子、一个马圈子。这里从未有人耕种过庄稼,是蛮荒之地。想在蛮荒之地种粮食要找到水源。刘福贵骑马去北面山里转了半天,心里有了几分底。山里有冰雪融化的泉水,有两条古河道,一条大锡伯提河道,一条小锡伯提河道,河道上游有两条古河流——大锡伯提河和小锡伯提河,发源于塔尔巴哈台雪山。他手里握着一张塔城地区老地图,上面标有塔尔巴哈台河流水脉分布。古老的河道经过千百年的演变留下古老的河床,河床上长着一丛丛胡杨,还有芦苇和芨芨草。刘福贵顺着古河道骑马走了几公里,发现大锡伯提河道流经下游四分场地界,小锡伯提河道流经八分场地界。到了八分场地界,河水几乎断流,只有裸露的河床,河床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和石缝里长出来的芨芨草。刘福贵骑着马在下游发现一处有水的水沟,水流量不大,但可利用,可因势利导修几条农渠,浇灌农田。有水就不怕,一切可以靠双手来创造。当晚,刘福贵和衣睡在哈萨克人留下的羊圈里。

第二天中午,五十多人的队伍徒步走到八分场地界,刘福贵骑马迎上队伍。队伍里大部分是青壮年,有几名妇女、老人和娃娃。有老人娃娃就得有住处,刘福贵带领大伙掏地窝子。地窝子掏好后让老人妇女娃娃住进去,青壮年住草棵子里。兵团人有一句话叫“先生产后生活”,把粮食种出来才可以考虑盖房子建家园。上级给八

分场运来一卡车苞谷面,让他们吃到来年夏收自己打出粮食。上级给八分场的生产工具只有坎土曼、铁犁头、铁耙子、两头牛和三匹马。靠着这些原始工具,刘福贵带领农工们从春末一直苦干到隆冬,将冬小麦种子播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里。

顾大年走到西头哈萨克人留下的破烂地窝子,准备修缮一下住进去。后墙根塌了,屋顶露天,没门。顾大年挽起胳膊清理坍塌的黄土,在墙角清理出几块长霉的干奶酪和几片打碎的洋瓷碗,还有一个断了把的风葫芦。这里过去是哈萨克族牧民的夏季牧场,这间破烂的地窝子是哈萨克族牧民遮风避雨的地方。旁边是一个羊圈和马圈。羊圈废弃了,马圈修修补补成了八分场的马号。离地窝子几米远就是马号,马号的味道很难闻。

顾大年去河沟里挑来几桶水,和上黄泥麦草,把后墙结结实实地糊了一遍,扎上苇把子将房顶盖上,抹上泥,开一个小天窗,去马号找来一块破门板安上当门。请来甘肃人盘个火炕,垒上灶台。托人去场部买回一口铁锅,叮叮当当开始在地窝子里生火做饭。

顾大年不会发面蒸馍馍,只会搅面糊糊,拌疙瘩汤。顾大年把萝卜、白菜、洋芋(土豆)切成块,跟面一块搅在锅里煮,煮熟后,放点盐,盛在大海碗里,一顿吃三大海碗。

单身汉笑话顾大年天天喝糊糊,顾大年对单身汉说:“早上喝糊糊,中午晚上吃疙瘩汤,这样可以节省粮食。”

别人笑话他说:“你一个大小伙子,天天喝糊糊,吃疙瘩汤,能吃得消吗?”

顾大年心里盘算着,省下钱和粮食好娶媳妇。顾大年很会精打细算,干重活时,他的疙瘩汤就拌得稠些,活轻时就拌得稀些,这才叫会过日子。

顾大年在田里劳动,不惜力气,他用坎土曼开荒,一天能开二亩半。一天,几个棒小伙比赛看谁开得多。傍晚收工时,几个人一同丈量,结果顾大年一天开了二亩八分地,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二亩六分地的记录。

顾大年把八分场的男男女女都“镇”了,他简直比得上一头牛。有人给顾大年起了个外号,叫“顾黄牛”。

“顾黄牛”天天喝糊糊吃疙瘩汤。刘嫂知道后给他送去几个自家蒸的粗面窝头,顾大年把窝头切成小块,倒进糊糊锅里,有干有稀,吃得饱,干活更卖力气。

刘嫂不姓刘,姓张,名叫张秀花,高高的个头,红润的脸庞,结实的身板,比刘福贵小十岁。八分场人都亲热地叫她刘嫂。刘嫂到八分场后,毛遂自荐当了八分场的副业组组长。整整一个夏天,她带领几个姐妹起早贪黑,开沟挖渠,刨地打埂,种上一垄垄洋芋、一洼洼葱、一行行萝卜和白菜。这年秋冬,正是靠着洋芋、白菜、萝卜让